

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与变化 (2000–2019 年)

——基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测量*

韩冬临 张渝西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在世界政治的发展中掀起过一次又一次的浪潮。本文讨论如何通过民粹政党来测量 21 世纪以来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其中的测量指标包括民粹主义政党数量、选举结果以及民众的支持度。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这既包括对整个欧洲民粹主义发展程度的判断,也包括对不同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因此,现有对民粹主义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测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关键词:欧洲 民粹主义 政党政治 测量

一 导论

民粹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它起源于 19 世纪下半叶,在 20 世纪的亚非拉等地不断进入高潮;自新世纪以来,又开始在全球各地显示其惊人的力量。然而,虽然各种政策、运动乃至个人都被轻易地贴上了“民粹主义”的标签,但这一概念自身却存在模糊性和复杂性,致使对民粹主义的测量成为民粹主义研究中的难题。就研究本身而言,测量民粹主义是有效认识、解释民粹主义的第一步,只有对民粹主义有了可靠的测量,才能对民粹主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反之,如果缺少了测量这一环节,就无法从实证角度对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变化进行较为精确的研究,也无法合理地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全球化发展趋势与逆全球化思潮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VZL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林红教授、马得勇教授、田野教授、祁玲玲副教授、丁辉博士,以及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比较各个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的发展程度,更难以避免在判断和分析民粹主义状态时发生偏差。

在欧洲,贫富差距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加重,使得下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的矛盾开始积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既有的矛盾不断激化,而难民危机的爆发则使得欧洲各个国家的治理面临更加棘手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欧洲民众不断痛斥精英的腐败和不作为,^①对精英们造成的社会生活状态极度不满,转而寻求激进、大胆的领导。另一方面,面对民众的诉求,不少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利用这一传统政治精英治理失败的机会趁势而起。例如,在意大利,五星运动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被广泛视为一场民粹主义的胜利;在法国,“国民阵线”党主席勒庞在2002年的首轮总统选举中胜出,轰动了整个欧洲政坛,2017年小勒庞再次闯入总统第二轮选举;在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异军突起,成为西班牙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希腊,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在希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外,如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北方联盟、芬兰“芬兰人党”等诸多政党,逐渐在各自的国内政治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总之,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是本轮全球民粹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此成为分析民粹主义测量方法的重要参考对象。

本文分析21世纪以来欧洲的民粹主义发展,主要立足于对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测量,进而讨论如何对民粹主义进行有效测量。虽然现在已有不少研究对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原因展开了一系列探讨,^②但大部分研究都忽视了民粹主义的测量。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民粹主义的测量方法不同,对民粹主义的判断可能会截然不同,甚至会产生高估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民粹主义的测量展开进一步研究,为深入讨论民粹主义提供实证的基础。

本文的整体结构如下:首先,对民粹主义的概念和测量方法进行简单的回顾,然后运用这些方法对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进行测量,最后部分是总结和讨论。研究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民粹主义研究都忽视了测量问题,如果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对民粹主义的研究需要高度重视其测量的方法。

^① Gil Keppens, Bram Spruyt and Filip Van Droogenbroeck, “Who Supports Populism and What Attracts People to It?”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69, No.2, 2016, pp.335-346.

^② 如祁玲玲:《欧洲激进右翼政党选举格局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2期,第4-32页;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36-51页;Elisabeth Ivarsflaten, “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 Re-examining 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even Successful Ca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1, No.1, 2008, pp.3-23等。

二 民粹主义:概念与测量

测量是各种实证研究中最为基础的工作,“无论理论表述如何精深,设计如何复杂,分析技术如何精致,都不能弥补粗劣的度量”。^①也就是说,没有准确的测量,任何研究都失去了基础。有效、可靠的测量的前提是对相关现象、存在于假设建构中的抽象关系及可利用的定性工具进行充分了解。^②因此在测量民粹主义之前,需要对其定义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提出具体操作化的方案。

虽然对“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进行定义是测量的前提,但民粹主义概念并不容易界定。民粹主义经常作为一个形容词被人们用来形容某一运动、政党、政体,甚至某位领导人的领导风格。理论上,它往往具有复合性,包含了领导者、政党、政治运动和思想等各个维度。^③但在现实政治中,不同的民粹主义所能显示出的各个维度不完整且各不相同。例如,拉美的民粹主义凸显出了魅力领袖参与的特性,而在本世纪掀起的欧洲民粹主义浪潮则显示出民粹主义与政党政治紧密结合的特性。民粹主义现象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爆发,在不同的案例中与不同政体类型、不同思想观念和不同社会诉求相连接,因此对其定义存在难度。

民粹主义现象的复杂性导致人们对“民粹主义”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使其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争议。一直以来,不断有学者努力将民粹主义概念化。例如,有的将其视为一种弱意识形态,如卡斯·穆德(Cas Mudde),达尼埃莱·艾伯特齐(Daniele Albertazzi)和麦克唐奈·邓肯(McDonnell Duncan)等;^④有的视之作为一种政治策略、^⑤一种论述方

① [美]艾拉扎尔·丽奥拉:《定量研究基础:测量篇》,夏传玲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 参见[美]罗伯特·F·德威里斯:《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魏勇刚、龙长权、宋武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

③ 有的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领导风格,如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有的学者则提出民粹主义思想的建构逻辑,如[阿根廷]厄尼斯特·拉克劳:《为什么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第99-111页;有的则将民粹主义政党视作民粹主义的一个解释侧面,如 Luigi Guiso, Helios Herrera, Massimo Morell and Tommaso Sonno,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EIEF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1703, Einaudi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Finance (EIEF), 2017, p.7等。

④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No.4, 2004, pp.541-563;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⑤ Kurt G.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4, No.1, 2001, pp.1-22.

式,^①或者是一种风格。^②但民粹主义概念统一化的尝试却始终不太成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个极度碎片化的概念。^③对民粹主义概念内涵缺乏共识也就意味着测量所选取的指标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为了分析民粹主义,研究者需要对不同民粹主义概念内涵中一致的部分进行总结和提炼,从而成为进一步操作化的基础。

一般而言,对“民粹主义”主要有两种解释方式。第一种解释强调了民粹主义所宣扬的反精英的大众主义价值观,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人民”的极端推崇。其建构方式是通过将人民视作一个下层并且平凡的整体,并且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与之对立的,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大量社会权力资源的精英,进而形成大众-精英的二元对立。例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基于美国麦卡锡主义指出,民粹主义是大众对统治精英的一种反抗。^④第二种解释是对民粹主义进行工具化的定义:民粹主义仅仅是精英统治、动员民众的一种政治策略和工具。例如,早期托尔夸托·迪特拉(Torcuato Di Tella)在考察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运动时就曾强调魅力领袖(往往是中产阶级精英)对平民群体的动员作用。^⑤然而,采用工具化的定义方式本质上是对民粹主义行为的动机进行分析,而对动机的分析是一种揣测,在实证层面难以进行客观的测量。因此,研究者往往基于对“民粹主义”的第一种解释进行测量。^⑥也就是说,大众与精英的二元对立,是民粹主义最显著的特征。

即使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民粹主义仍然存在难点,即如何选取指标将大众和精英的对立进行测量。对此,图1总结了既有对民粹主义测量的不同方法。首先,关注民粹主义政党和关注民粹主义价值观是民粹主义测量的两种不同路径。路易吉·吉索(Luigi Guiso)和马西莫·莫雷利(Massimo Morell)等人认为,对“民粹主义”的具体测量可以一方面评估民粹主义组织的势力;另一方面测量民众态度中显现出的民粹主义成分。^⑦换言之,民粹主义概念本身难以测量,但是可以将民粹主义政党

^① Kirk A. Hawkins, "Is Cha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2, No.8, 2009, pp.1040-1067.

^② Benjamin Moffitt, *The Global Rise of Populism: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yle, and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0页。

^④ Edward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 Free Press,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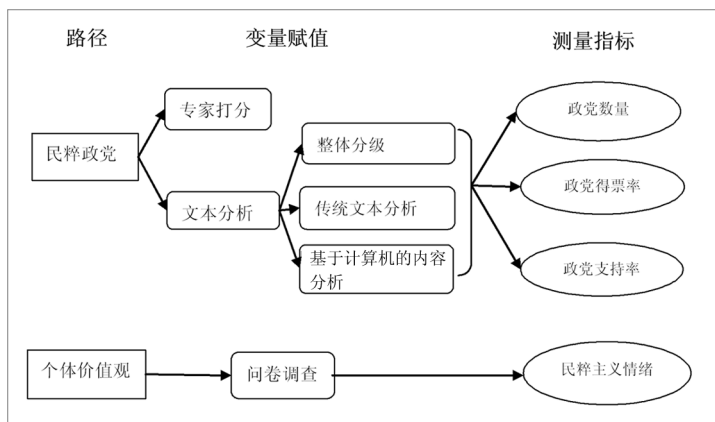
^⑤ Torcuato Di Tella, "Populism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in Claudio Veliz ed., *Obstacles to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⑥ 例如,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Ecuadorian Experienc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Kirk A. Hawkins, "Is Chavez Populist?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040-1067; J. Eric Oliver and Wendy M.Rahn, "Rise of the Trumpenvolk: Populism in the 2016 Ele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67, Issue 1, 2016, pp.189-206.

^⑦ Luigi Guiso et al.,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p.7.

作为切入点,通过定义民粹主义的政党,然后根据现实政治中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和支持度作为具体的指标,来分析民粹主义的发展程度。此外,也可以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测量公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从而知晓民粹主义的发展状况。其次,就测量民粹主义价值观的方法而言,由于现有民粹主义价值观的量表并不完善,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仍然存在缺陷。相反,由于民粹主义政党相对容易被观察到,因此以民粹主义政党为切入点进行测量方法得到了广泛的采用。

图1 民粹主义测量的不同方法路线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

然而,通过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这一路径来测量民粹主义,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何为民粹主义政党。一直以来,研究者通过专家打分和文本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专家打分,是通过对相关专家的问卷调查,征求其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判断,进而识别出民粹主义政党。例如路易吉·吉索和马西莫·莫雷利等研究使用了该方法。他们利用“2014年教堂山专家调查”(2014 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的数据对政党政策、议题等进行分析,识别出各国民粹主义政党,从而成为各种分析的基础。在“2014年教堂山专家调查”中,专家们对欧洲政党在一系列政策和突出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等级评估,而路易吉·吉索等人关注其中与民粹主义相关的问题,从而对民粹主义政党做出界定。文本分析则是解析某一政党及其领导人的相关文本(如政党宣言、领导人讲话等)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以此来标记民粹主义政党,其具体操作过程包括使用何种文本以及如何进行分析等一系列细节。文本往往会采用政党纲领和领导人讲话作为文本分析的依据。然而,政治领导人的讲话往往为了一时的政

治需要,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也不能代表整个政党的立场。例如,特朗普的讲话具有高度的民粹主义特点,但美国的共和党显然不是民粹主义政党。因此采用政党正式的纲领作为文本分析的依据更为合理。

具体的分析技术一般包括整体分级法、传统文本分析法和基于计算机的内容分析法,分别以整体文本、文本段落和具体词句为单位进行民粹倾向评判。^① 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17年发布的研究中即采用该类方法筛选出了“民粹主义政党”。他对20世纪中期以来拉美地区和欧洲地区各个国家的政党的民粹主义状况进行了测评。其方法以政党为单位,将表达民粹价值观的政党或者是民粹主义领导人所属的政党视为一个民粹主义个体,并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强调社会分裂和敌我阵营的选举策略。一个政党如果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使用过这一策略,即在学术或新闻文本中表达过这类分裂社会、塑造敌我阵营的观点,就被标记为民粹主义政党。^②

当然,两种测量方式都存在不足。专家打分的方式,本质上是主观的评价。不同抽样方法、不同的问卷和不同的专家,很有可能导致不一样的结果。由于欧洲政党众多,各国情况不一,专家之间的意见也可能存在分歧,从而影响结果的可靠性。而文本分析遇到的难点在于政党的行为未必与政党的纲领,或者领导人讲话一致。也就是说,其测量的基础只是政党或者政党领袖声称的立场,但未必是其真正的立场。

由于各种方法都存在不足,因此本研究综合考虑达尼·罗德里克研究使用的方法(基于计算机的内容分析法)及路易吉·吉索等人的方法(采用的是专家打分法),即将两种方法进行汇总,同时,参考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等人的研究(专家打分法)和其他定性研究,^③并适当补充了波兰“库奇兹”运动(Kukiz'15)、西班牙呼声党(Vox)等典型的民粹主义组织(见附录),最终得到相应的民粹主义政党信息的数据库,并以此作为本文分析的基础。^④

如果直接对比达尼·罗德里克和路易吉·吉索的数据库,会发现两个数据库不仅

^① Paris Aslanidis,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with Semantic Text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on Grassroots Populist Mobilization," pp.1-23.

^②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No.1 2018, pp.12-33.

^③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Kennedy School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RWP16-026, 2016. 英格尔哈特的方法与路易吉·吉索的数据库的方法类似,因此数据库也高度重合。其他的定性研究包括 Agnieszka Stepińska et al., "Poland: A Fourth Wave of Populism?" in Toril Aalberg et al. eds., *Populi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Europe*, Routledge, 2016, pp.311-325; Karen B. Sanders, Rosa Berganza, and Roberto de Miguel, "Spain: Populism From the Far Right to the Emergence of Podemos," in Toril Aalberg et al. eds., *Populis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Europe*.

^④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Luigi Guiso et al.,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p.7.

测量的方法不一致,结果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两个数据库中,只有少数(不到20%)的政党,被同时标记为民粹主义政党。相反,有超过80%的政党因测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换言之,有的政党被达尼·罗德里克的数据库认为是民粹主义政党,而在吉索的数据库中并没有被标记。反之,亦是如此。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本文将使用不同方法的汇总结果,分别呈现在广义和狭义定义下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状态的差异:一方面获取前人列举的各个民粹政党的合集,作为广义民粹政党的列表;另一方面获取其交集,作为观察狭义民粹政党发展的基础。

广义定义下的民粹政党列表很好地覆盖了既有研究中使用的民粹政党集合,将之前研究讨论的欧洲主要激进右翼政党均包含在内。相较之下,卡斯·穆德的数据库采用了更为宽泛的民粹政党定义,包含了更多的右翼民粹政党,数量与上述广义民粹政党数量(左翼与右翼数量的总和)相近,且其超过80%的民粹政党在本研究的考察范围内,数据库间重合度较高。^①如若采用狭义定义,考察到的民粹政党仅是既有数据库的一部分,数量甚至少于某些研究中在限定“主要”“右翼”等条件之后得到的结果。^②因此,总体来看,基于数据库之间达成共识的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趋势,本研究狭义定义下的民粹政党可以被用于测算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下限,而广义定义下的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可被视作民粹主义发展的上限。当然,定义民粹主义政党只是第一步,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需要通过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选举结果和支持度等指标的变化状况来反映。

三 数据与方法

政党是研究者观察民粹主义现象的一个主要路径。正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将在对民粹政党定义进行广义与狭义划分的基础上,通过关注反映民粹政党势力的不同指标,对民粹主义进行有效测量。本部分分别分析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选举结果和民众支持度三项指标的优劣,并简要说明对2000-2019年欧洲民粹主义发展进行测量的方法。

(一)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变化

民粹主义政党数量的变化是分析民粹主义发展的最简单指标。它完全依赖于通

^①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② 例如,祁玲玲:《欧洲激进右翼政党选举格局论析》,第4-32页;Matthijs Rooduijn and Teun Pauwels, "Measuring Populism: Comparing Two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4, No.6, 2011, pp. 1272-1283。

过文本分析对民粹主义政党进行识别,即只考虑民粹政党的“存在”,也就是民粹主义政党越多,民粹主义越兴盛。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对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进行简单的分析。本文数据分析部分将根据民粹政党清单,对欧洲2000年以来不同时段存在的民粹政党进行数量统计。

然而,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不仅表现在政党数量的增长,更多的是通过政党活跃度和影响力来体现的。而且民粹主义本就是政治平民化的表现,是中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一种激烈反应,具有深层的社会根源。换言之,以社会危机、公众的民粹主义情绪爆发为契机,欧洲民粹主义势力在政党政治中体现为民粹主义政党的现实影响力和活跃度。因此,单纯依靠政党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采用其他的指标,例如选举政治中政党的表现和选民的支持度等指标进行测量。下面对这两种测量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二)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结果

该方法分析被标记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选举政治中的表现,包括在议会中获得的席位数量,或者是政党(候选人)在一场民众投票选举中的得票率。在此前的研究中,达尼·罗德里克、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也用类似的方法分别测量出了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① 在本研究中,本文采用“欧洲政党与选举”(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Europe)等数据库中欧洲各国自2000年以来每届选举情况的统计结果计算出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②

这种测量方法的优势在于选举结果是客观指标,并且比较容易获得,能够更贴切地分析出民粹主义政党对选举政治的现实影响,以及在国内政治中发挥的实质影响力。但这一方法也存在不少缺点,例如只有通过选举事件才能进行观察,难以对不同国家的选举结果进行系统的横向比较。首先,选举易受到各国国家选举制度的影响,而欧洲各国国家的选举制度各不相同。其次,虽然大部分欧洲国家均采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但各国政党势力分化情况却不尽相同,从而导致民粹政党的影响力与选举结果未必一致。选民在政党选择上往往具有惯性,因此在部分拥有传统主流政党的国家,公众即使偏好于新兴的民粹主义势力,可能仍旧会选择投票支持主流政党,而不是民粹主义政党。最后,这种方法同样也会受到民粹主义政党自身选举策略的影响,特别是不少政党没有被标记为民粹主义政党,但有可能采取民粹主义的选举策略,通过

^①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② 数据来源于 Wolfram Nordsieck,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Europe,”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 2020年1月21日访问。

煽动民粹主义的言论而获得选票。反之,即使被标记为民粹主义政党,很多政党之前也许并不具有民粹主义的党纲。只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原来各种政党不断演化为民粹主义政党。因此,当政党在不同时期宣扬不同价值观的时候,精确判定该政党在某一时期的民粹主义性质就成为难点,因此很难做到对民粹主义现实予以完全准确的反映。

(三)民粹主义政党的公众支持度

考察民粹主义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公众社会调查的方式得到,即采用问卷的方式记录公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这一路径将问卷调查与之前的文本分析相结合,先通过文本分析等方式筛选出民粹主义政党,然后分析问卷中受访者对国内政党的选择或偏好(包括切实的投票行为或选择意愿),从而得到公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进而得出民粹主义一段时间内的发展状况。在之前的研究中,路易吉·吉索和马西莫·莫雷利等人采用该方法进行了民粹主义的测量。^①因此,本研究采用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中欧洲各国民众自2000年以来的政党倾向(即是否感觉与某民粹主义政党密切)的变化数据来反映民粹主义政党在主观层面的影响力发展。^②

然而这一方法同样存在缺陷,公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依赖于社会调查的数据,而社会调查的数据质量各有千秋,并且一定会存在缺失值。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主观态度和立场会受到客观环境和个体政治参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稳定。因此,从政党支持度的角度来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也存在缺陷。

表1总结了三种民粹主义测量指标的优点和缺点。民粹主义政党数量和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结果是客观指标,相对简单直接,而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则是主观指标,依赖于公众社会调查的数据。相对而言,民粹主义政党选举结果的指标能够反映政党的真实影响力,因此在之前的研究中得到普遍的运用。然而,三种测量指标都依赖于民粹主义政党活动的展开,无论是客观的政党选举结果与主观的政党支持度都仅仅聚焦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上,离不开对民粹主义政党这一概念的操作化,而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却始终存在难点。此外,民粹主义不仅表现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也包括民粹主义立场的政治领导人的出现,还包括各种频发的群众运动。前者如美国

^① Luigi Guiso et al.,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p.7.

^② 问卷及数据来源:European Social Survey Cumulative File, ESS 1-8 (2018). Data File Edition 1.0. NSD - Norwegian Centre for Research Data, Norway - Data Archive and distributor of ESS data for ESS ERIC; European Social Survey Round 9 Data (2018). Data File Edition 1.1. NSD - Norwegian Centre for Research Data, Norway - Data Archive and distributor of ESS data for ESS ERIC;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18). ESS 1-8, European Social Survey Cumulative File, Study Description. Bergen: NSD - Norwegian Centre for Research Data for ESS ERIC; European Social Survey (2019): ESS-9 2018 Documentation Report. Edition 1.2. Bergen, European Social Survey Data Archive, NSD - Norwegian Centre for Research Data for ESS ERIC.

的特朗普、法国的勒庞,甚至还可能包括英国的科尔宾,而群众运动则包括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发生在希腊的社会运动。对于上述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运动,这三种测量指标都无法进行有效测量。

表 1 民粹主义测量指标的比较

指标	优点	缺点
民粹政党数量	客观指标,简单直观	无法反映民粹主义政党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
民粹政党选举结果	客观指标,能较为准确地分析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并且分析其对政治的影响	依赖于选举事件的存在;受制于选举制度和政党选举策略的选择等因素
民粹政党支持度	体现民粹势力在个体层面和潜在性的影响	主观指标,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无法准确反映民粹主义在现实政治的势力变化,调查数据存在缺失值

注:表由作者自制。

四 测量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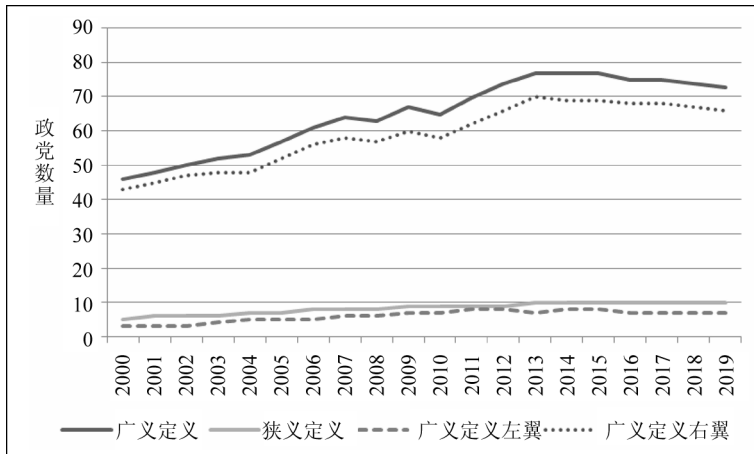
本研究综合了上文所述的三种基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方式,对欧洲 2000 年以来的民粹主义发展状况进行了测量,包括民粹主义政党数量、选举结果和政党支持度。

(一) 民粹主义政党数量

图 2 显示了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数量从 2000 年到 2019 年的变化,并且包含了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的结果,以及在广义定义下左右民粹主义政党数量的对比情况。首先,在广义定义下,自 2000 年以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在总体上有明显的攀升,并且在 2004 年和 2010 年都曾进入过快速增长期,在 2014 年左右达到一个高潮。从民粹政党数量的变化上,可以初步体现欧洲民粹主义蓬勃发展的趋势。而基于国别进行考察,除西班牙的从无到有、比利时的由增到减,以及意大利、奥地利和波兰三国的不断增长以外,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在 21 世纪以来变化并不明显;并且在 2003-2004 年、2009-2010 年及 2015-2018 年的时间段内,各国民粹主义政党数量保持不变。此外,左翼民粹政党的数量明显少于右翼民粹政党的数量,且相对右翼民粹政党而言,其数量的变动幅度较小。^①

^① 资料来源同图 2。

图2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数量(2000-2019年)



资料来源: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No.1, 2018, pp.12-33; Luigi Guiso et al.,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EIEF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1703, Einaudi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Finance (EIEF), 2017, p.7;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Kennedy School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RWP16-026, 2016。

然而,如果采用狭义定义的民粹主义政党数量,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狭义上的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且2000年和2004年左右增长最快,但数量上远小于广义定义下的民粹主义政党。从国别来看,狭义上各国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民粹主义政党,这也导致了欧洲整体的增长势头相对平缓。同时也表明如果采用严格的定义,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势头很可能被高估。从左右翼划分的角度来看,只有希腊一国拥有一个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即激进左翼联盟党,2004年诞生),^①因此不在图中显示狭义定义下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划分。也就是说,如果采用不同的定义方式,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也会呈现不一样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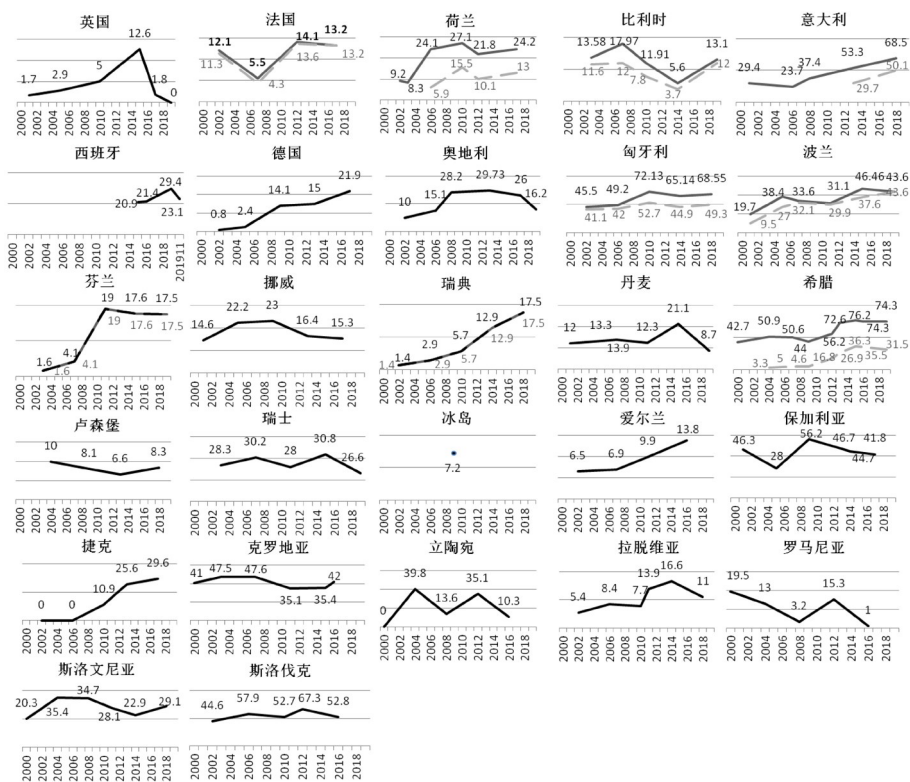
(二) 民粹主义政党选举结果

图3显示了2000-2019年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结果,即以国家为单位分析民粹政党总得票率,其中深色线条显示广义民粹政党的得票率总数,浅色虚线显示狭义民粹政党的得票率总数。由于欧洲各国选举年份、选举制度以及各政党的选举策

^① 资料来源同图2。

略和势力大小不尽相同,因此对最后的结果采取了优化处理。^①表2显示的是在欧洲选举政治中,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党(包括得票率排前2名或参与组阁、对政府组成具有重要影响的政党)汇总。

图3 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总得票率(以国家和选举年份划分)



资料来源: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 2020年1月21日访问。

注:图中深色线条显示广义民粹政党状况,浅色虚线显示狭义民粹政党状况(如英国、德国等不存在狭义民粹政党的国家将不显示浅色虚线)。

^① 为了使各个国家的选举结果更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对投票结果的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处理。首先,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现各个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笔者选取的是选举类型均为下议院(或称之为众议院、国民议会、联邦议会等)代表选举,且使用第一轮投票结果;其次,当民粹主义政党组织并主导“选举联盟”参与选举时,则选择计入该联盟的选举结果;最后,各国选举年份并不统一,笔者呈现出的图表以国家及其相应的选举年份为划分单位。当然,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并不一样,其中大部分国家采用议会内阁制,而少数国家采用的是半总统制半议会制,或者是总统制。因此,虽然同样是议会的选举,但其政治影响并不相同。

表 2 欧洲选举政治中的重要民粹主义政党汇总

国家	政党	选举年份	占席数/总席位	占席排名	最终结果(地位)
荷兰	自由党(PVV)	2010	24/150	3	对少数派政府给予支持,使之成为多数派
比利时	弗拉芒利益党(VB)	2019	18/150	2	
意大利	五星运动(M5S)	2018	227/630	1	组成M5S-中右翼联盟(由LN、FI民粹政党主导)联合政府
	北方联盟(LN)	2018	125/630	2	组成M5S-中右翼联盟(由LN、FI民粹政党主导)联合政府
	自由人民(PdL)	2008	270/630	1	PdL-LN 联合政府
	意大利力量党(FI)	2018	106/630	4	组成M5S-中右翼联盟(由LN、FI民粹政党主导)联合政府
西班牙	“我们能”(Podemos)	2019	35/350	4	组成PSOE-PODEMOS 联合政府
奥地利	奥地利自由党(FPO)	2017	51/183	3	组成FPÖ-ÖVP 联合政府
匈牙利	青民盟(FIDESZ-MPSZ)	2018	133/199	1	组成Fidesz-KDNP 联合政府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	2018	26/199	2	
波兰	法律与正义(PiS)	2019	235/460	1	
		2015	217/460	1	一党政府
	波兰共和国自卫党(SRP)	2005	56/460	3	组成PiS-SRP-LPR 联合政府
芬兰	芬兰人党(PS)	2019	39/200	2	
		2015	38/200	2	组成KESK-PS-KOK 联合政府
挪威	进步党(Frp)	2017	27/169	3	组成H-Frp 联合政府
瑞典	瑞典民主党(SD)	2018	62/349	3	出于对民主党势力的考量,胜利政党的组阁事宜悬而未决,直至第二年,由于没有获取民主党的支持,最终决定认可失败,政党联盟成立少数派政府

丹麦	丹麦人民党(DF)	2015	37/179	2	为少数派政府提供支持
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2019	86/300	2	
		2015(9)	145/300	1	组成 SYRIZA-ANEL 联合政府
	2015(1)	149/300	1	组成 SYRIZA-ANEL 联合政府	
	2015(9)	10/300	7	组成 SYRIZA-ANEL 联合政府	
瑞士	独立希腊人(ANEL)	2015(1)	13/300	6	组成 SYRIZA-ANEL 联合政府
	新民主党(ND)	2015(9)	75	2	
		2015(1)	76	2	
瑞士	瑞士人民党(SVP)	2019	53/200	1	议会第一大党,成员参与执政(主席)
		2015	65/200	1	议会第一大党,成员参与执政
保加利亚	稳定与进步运动 (NDSV)	2005	53/240	2	组成 BSP-NDSV-DPS 联合政府
	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 民党(GERB)	2017	95/240	1	组成 GERB-United Patriots 联合政府
捷克	ANO2011 运动	2017	78/200	1	组成 CSSD-ANO-KDU-CSL 联合政府
	公共事务(VV)	2010	24/200	5	组成 ODS-TOP 09-VV 联合政府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民主联盟 (HDZ)	2016	57/151	1	领导克罗地亚民主联盟选举联盟获得胜利,组建政府
	克罗地亚农民党 (HSS)	2007	6/151	4	组成 HDZ-HSLS-SDSS-HSS 联合政府
立陶宛	劳动党(DP)	2012	29/141	3	组成 LSDP-DP-TT-EAPL-CFA 联合政府
	秩序与正义党(TT)	2012	11/141	4	组成 LSDP-DP-TT-EAPL-CFA 联合政府

拉脱维亚	国家联盟 National Alliance (TB/LNNK 与 All for Latvia 组成)	2018	13/100	4	组成 JKP-KPV LV-AP-NA-JV 联合政府
罗马尼亚	大罗马尼亚党 (PRM)	2000	37/143	2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民主党 (SDS)	2018	25/90	1	
斯洛伐克	争取民主运动 (HZDS)	2006	15/150	5	组成 HZDS-SMER-SNS 联合政府
	方向党 - 社会民主党 (SMER)	2016	49/150	1	组成 SMER-SNS-Most-Hid-Network 联合政府
	基督教民主运动 (KDH)	2012	16/150	2	
	斯洛伐克民族党 (SNS)	2016	15/150	4	组成 SMER-SNS-Most-Hid-Network 联合政府

资料来源：“欧洲的政党与选举”，参见 <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 2020年1月21日访问。

注：字体加粗与斜体的政党，为狭义定义下的民粹政党。

结果显示,第一,如果参考广义定义下的民粹政党的得票率,民粹主义政党势力从2000年以来在欧洲不断攀升,但进入2019年后在不少国家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当然也存在国别的差异。具体而言,近一半的国家与欧洲总体趋势相近:德国、瑞典、希腊、爱尔兰和捷克总体上不断上升,西班牙的数据在最新一次选举中有轻微下滑,意大利的数据在初期短暂的下滑后于2006年开始持续增长,而瑞士和卢森堡的数据变化较为平缓并维持在高水平;匈牙利、芬兰和拉脱维亚等国后期虽然有下滑和波动,但较为平缓并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

同时,六个国家走势较为波折,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例如,法国在2007年前后分别呈现出迅速下降和迅速上升的状态,并在2011年左右逐渐回到了最初水平;比利时民粹政党的得票率虽然在2006年达到高峰后就持续下降,但在最近一次选举中陡增;波兰初期持续增长,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滑,在2011年左右反弹并再次持续增长,最终维持在高水平状态;荷兰民粹政党的得票率在前期也是不断地上升,后来虽经波折,但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且后期呈现出继续上升的趋势;克罗地亚则是呈现出上升到稳定到下降再到稳定、最后回升的态势;而斯洛文尼亚则是经历了上升到平稳期到下降和最后的回升态势。

此外,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立陶宛则是经历了反复的波动,目前处于下降阶段,但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依旧处于高水平状态。而较为特殊的是英国和丹麦,2015年之后就急速下滑;而更早达到高峰的是奥地利(2013年)和挪威(2009年),之后就开始持续下降。不过,挪威的下降趋势于2013年后有所减缓,且表2显示挪威进步党(FrP)虽然获得的选票减少,但于2013年和2017年在保守党和工党的接纳下成功参与执政。更为特别的是,冰岛民粹政党仅在2009年参与了议会选举,数据显示出在2009年前后陡升陡降的状态。

第二,欧洲各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致性。就增速而言,绝大多数国家的民粹政党得票率都是在2006年前后和2010年前后的时间点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就峰值而言,在2000年至2018年这段时间内,各国数据普遍在2010年左右,或是进入2015年和2016年之后达到最大值。这一结果与前文描述的政党数量变化情况类似。因此,2006年、2010年和2016年是观察欧洲民粹主义发展状况的重要时间节点。

最后,从各个国家的一致性来看,部分国家民粹主义的发展存在一致性。例如,意大利、匈牙利、法国和德国这四个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国家的数字走势有相对的一致性。它们都于2006年前后进入高速攀升时期,并在后期始终维持着较高的水平,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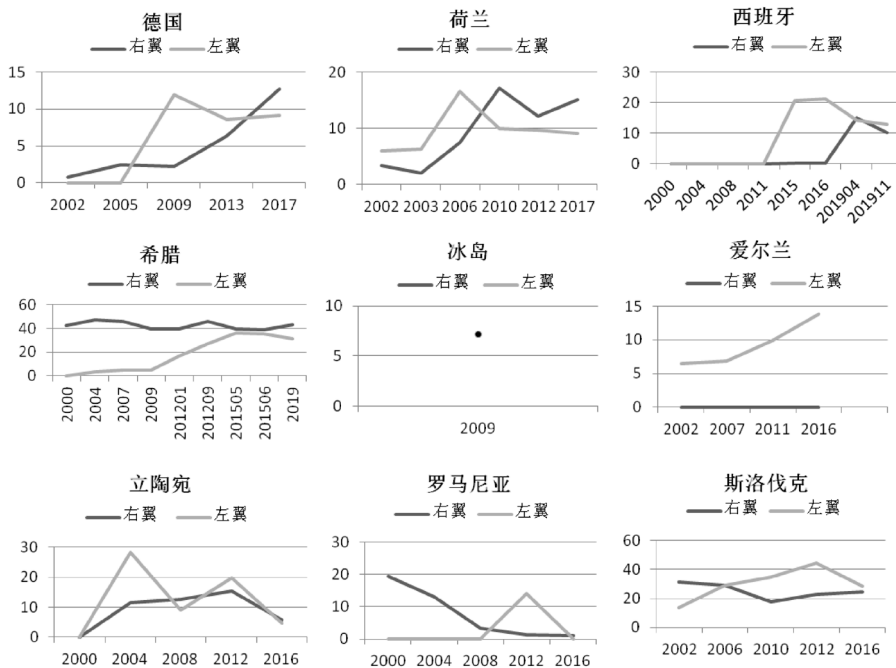
所有具有同类特征的国家中占据多数。此外,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立陶宛、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理位置相近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数据波动较大,且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之外在后期普遍下滑。当然,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因此,议会的得票率只部分地体现出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

但是,如果采用狭义民粹主义政党的测量方法,数据显示民粹主义的发展程度大大被高估了。例如,欧洲只有9个国家存在10个民粹政党,而大部分国家并不存在民粹政党。总体上来看,这些民粹政党在欧洲的整体力量自21世纪以来不断增强。从国别来看,各国狭义民粹政党的发展趋势与广义定义下的状况相似。其中,与欧洲整体趋势相同的国家有瑞典、希腊和意大利,匈牙利和芬兰虽然在2010年开始有波动和下滑,但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且匈牙利后期呈现出上升趋势。走势较为波折的有四个国家:法国急速下降至2007年后又急速上涨,后于2011年左右回到最初的高水平状态;比利时自2007年开始的长期下降趋势在2014年出现了重大转折;波兰在2007年至2011年有轻微下滑,其余时间均在高速增长;荷兰从2006年起就一直高速增长,在2010年至2012年经历了急速下降后进入平稳增长期。由此可见,2006年、2010年和2016年依旧是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而就各国的总量来看,法国、波兰、瑞典以及芬兰等国的狭义与广义民粹政党在得票率数据上基本重合,说明在这些国家最受到关注的民粹政党在广义的民粹浪潮中也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其他国家,两者数据差距较大,尤其是荷兰、意大利和希腊呈现出几倍的差距,说明这些国家的民粹势力很可能被高估。

此外,如果区分民粹主义的左右翼,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力量远远超过左翼民粹主义的力量。而在狭义定义下,仅有希腊拥有一个左翼民粹政党(左翼激进联盟),因此左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的对比以广义民粹政党的数据为基础。图4显示的是曾经存在过左翼民粹政党的国家的左右翼得票的比较。出现过左翼民粹势力的国家占极少数:标出的27个有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中,仅有9个国家存在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它们是德国、荷兰、西班牙、希腊、冰岛、爱尔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也就是说,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对其政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而左翼民粹主义的势力极弱。而在出现过左翼民粹主义的9个国家中,德国和荷兰的左翼民粹势力长久以来持续下降,并长期低于右翼民粹势力;西班牙左翼民粹政党势力自2015年开始维持了数年的优势后逐渐被右翼民粹政党追平;希腊的左翼民粹力量虽然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右翼民粹势力居高不下,因此该国的民粹主义一直呈现出右翼强于左翼的形势;罗马尼亚的右翼民粹势力虽然自2000年以后持续下滑,但仍旧长期强于左翼民

粹,而唯一的左翼民粹政党 PP-DD 仅在 2012 年的议会选举中表现突出,使左翼民粹主义唯一一次占据了主导。与之不同的是,冰岛和爱尔兰这两个国家的左翼民粹政党是该国境内唯一的民粹主义政党,且其势力是不断攀升的;而在斯洛伐克,右翼民粹势力在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减弱,左翼民粹势力却持续上升,直至 2012 年。因此,自 2006 年以来,其左翼力量一直盛于右翼。此外,比较特殊的案例是立陶宛:立陶宛境内的左翼民粹势力变化极为波折,导致其与右翼民粹势力的强弱对比不断转换。

图 4 各国左右翼民粹政党得票率对比



资料来源:“欧洲的政党与选举”,<http://www.parties-and-elections.eu>,2020年1月21日访问。

虽然相比于右翼,左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相对边缘化。但以国别来看,在部分国家,左翼民粹势力仍然具有影响力。首先,在爱尔兰和冰岛,左翼民粹政党是唯一的民粹主义政党。其次,斯洛伐克的方向党(SMER)、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立陶宛的劳动党(Labour Party)及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对政治现实的影响最为突出。其中,斯洛伐克的方向党和爱尔兰的新芬党自 2000 年以来势力不断增长,虽然在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议会选举的得票率有所下降,但分别从 2006 年和 2007 年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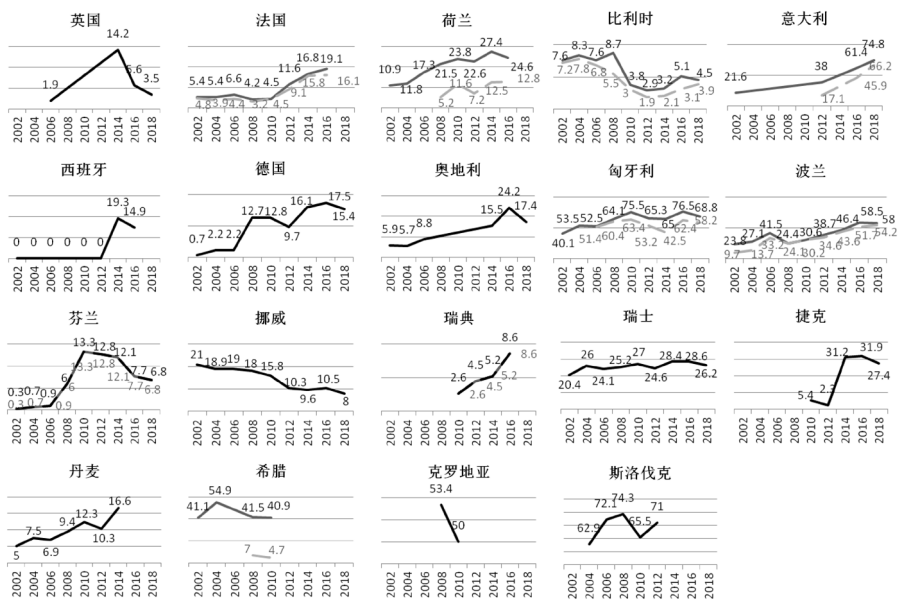
长期参与执政;而立陶宛的工党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都是自正式成立起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于不久后与其他政党成立联合政府。

因此,如果参考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广义和狭义的测量方式均显示出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整体上的增强趋势。从国别来看,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其中2006年、2010年和2016年是重要时间点。将各国的民粹势力走势做出划分,得到三种不同的形式:大部分国家,如瑞典、希腊、意大利、匈牙利和芬兰等国,国内民粹主义的支持度大致上是持续上升的;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等国家则较为波折,但在近年来保持着上涨势头或高水平状态;罗马尼亚的得票率,则与大趋势相反。

(三)民粹主义政党支持度

本部分选取19个欧洲国家分析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选取的依据是欧洲的大国(如OECD成员国),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得票较多的国家。图5显示了2000-2019年

图5 欧洲各国民粹政党支持度(单位:%)



资料来源:ESS(European Social Survey)数据库,2020年1月21日访问。

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民众中的支持度(其中深色线条显示广义民粹政党状况,浅色虚线显示狭义民粹政党状况)。欧洲社会调查针对欧洲地区开展两年一次的调查项目,其中测量民众对民粹政党的支持度时,选取的是调查问卷中“在国内,相比于其他政

党,你感觉与哪个政党更加密切”这一问题,计算的是倾向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数在有效样本中的占比。需要说明的是,欧洲社会调查目前仅提供了2002年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且在历年的调查过程中也存在数据缺失(主要发生在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希腊和克罗地亚),尤其在最新一轮调查的问卷设问中,大量政党未被纳入备选项,这都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呈现的准确性。

由图5可以看出,从2002年至2018年,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但在最新一轮(2018年)调查中多数呈现下降趋势。不考虑缺失数据的情况下,瑞典、意大利、丹麦以及2008年后的法国呈现逐步攀升的趋势,瑞士则一直处于高水平平缓波动。而西班牙、德国、奥地利、荷兰、芬兰和捷克等国家,民众对民粹主义的支持度在大部分时间增长,虽然在后期有所下滑或出现波动,但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这几个国家也可被归为民粹政党支持度不断提升的国家类型,需要指出的是芬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走势比较曲折的国家有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匈牙利的数据在2010年以前总体上是快速上涨的,2010年后出现小幅度下降,度过了2012年至2014年的平稳期后开始反弹回升,因此十多年来也算保持着上升趋势;波兰则波动更大,在2006年前后分别出现几乎同等幅度和速度的上升与下滑,2008年开始触底反弹;而斯洛伐克则在2004年至2012年的时期内经历了高速上升、平缓上升、急速下降和反弹回升四个阶段。支持度测量中同样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案例,英国的数据在长期爬升至2014年后出现了急速的下降;而比利时与挪威都在更早的时间(2008年)达到巅峰后开始了下滑,其中比利时在2014年后稍有上升;由于2010年后的数据缺失,希腊在2002-2010年期间也呈现出早期上升后持续下滑的状态,这与其同时期政党得票率的变化大体一致;同样从目前获取的数据来看,克罗地亚的民粹政党支持度从2008年到2010年有所下滑。

从公众支持度这一指标进行测量,同样显示出各国民粹主义的蓬勃发展期是相对统一的: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在2006年左右(部分是2004年)和201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并在2014-2016年期间或者在2010年左右的时间点上达到最高峰。这一结果与测量政党选举表现的结果基本吻合,且部分受到了民粹主义政党数量变化趋势的影响。从地理位置看,东欧地区如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存在较高的民粹政党支持度。

而狭义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与得票率的情况基本相同,9个国家的民粹政党发展趋势与广义角度下的状态基本吻合。首先,欧洲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总体上升。其次,从国别来看,符合整体上升趋势的国家有瑞典和意大利;法国前期波动直至

2008年,此后开始持续增长,尤其在2010年后增速明显提升,后期有所下降但维持在高水平;芬兰的数据在绝大部分时间维持在高水平状态,其中2002-2006年缓慢上升,2006-2010年快速上升,2010-2014年开始缓慢下降但维持在高水平,而此后下降速度增快。走势波折的有匈牙利、荷兰和波兰三个国家,其民粹主义的支持率分别在2010-2014年、2010-2012年和2006-2008年期间下降,其余时间总体上都以不同速度在增长。与大部分国家状态相左的是比利时,从2004年开始数值就不断下降,但2012年开始又有了上升。而希腊同样是由于数据缺失,仅呈现出2008-2010年的下降趋势,这与其政党得票率在此时间段的趋势基本吻合。整体而言,国别视角下的民粹主义发展趋势基本与广义民粹政党的情况相同。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支持度普遍在2006年、2010年及2014-2016年期间进入高潮。观察各国广义与狭义民粹政党支持度的数据在数量上显示出的差异,与政党得票率的情况相同,依旧是除法国、波兰、瑞典和芬兰以外的国家在两者数值上差异较大,以荷兰、意大利和希腊最甚,说明其民粹政党势力有被高估的可能。

(四)不同指标的比较

比较这三种不同指标对欧洲民粹主义发展的测量,得到的结果并不一致。首先,比对政党选举得票率的客观指标和社会调查中支持度的主观指标(各国民粹主义发展情况通过选举得票率计算出来的结果在下文统称为“客观指标”,政党支持度的结果称为“主观指标”),两者并不相同。例如,法国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虽然都显示其在2007年(或2008年)前后有过一次转折,但客观指标的变化率明显高于主观指标,且客观指标显示法国民粹主义在后期出现轻微的下滑,而主观指标却是上升;两种测量结果的变化率差异也存在于希腊2004-2007年的下降阶段;走势波折的波兰在客观指标中的转折点分别出现在2005年和2011年,而在主观指标中出现于2006-2008年;在客观指标中,意大利在2006年后才开始攀升,而主观指标却没有显示出这一转折点;客观指标中显示,捷克在2010-2012年、斯洛伐克在2006-2008年民粹势力上升,而主观指标却显示为下降;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西班牙,受西班牙民粹主义政党出现时间的影响,两种结果都表明西班牙的民粹主义是在2013年呼声党(Vox)和2014年“我们能”党出现后得到迅速发展,但主观指标显示数据到2016年有明显下降,而客观指标的下降却出现在2019年。

这些差异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两种指标所采用的时间标准不一致,第一种方法是依照各国的选举年份进行数据采集,而第二种方法是2002-2018年固定每两年进行一次采集。第二,有的国家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影响了走势的分析,如社会

调查的数据中,意大利样本的缺失值较多,以致无法清楚辨析其民粹主义势力在2004年到2010年间的发展状态。第三,受到政党选举策略的影响,有的政党会在选举中选择与其他政党结成同盟并占据主导地位。如西班牙“我们能”党在2016年与左翼联盟(IU)联合参与选举,第一种方法将这一同盟视作“民粹主义”组织、计算的是同盟的总体得票,而第二种方法在询问调查对象的政党偏好时则是将同盟中的各政党列为不同的选项。第四,两种指标的出发点角度不同,政党的选举结果是客观指标,它是最终呈现在现实政治层面的既有现象;而政党支持度是主观指标,它是民众内心的意愿,在多大程度上转换成投票行为,从而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取决于各方面因素。

进一步而言,如果对民粹政党的广义与狭义进行对比,无论是从政党的得票率还是从其获得的支持度的角度而言,各国狭义民粹政党的发展趋势与广义定义下的状况相似。自2000年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其中2006年、2010年和2016年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从国别角度来看,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发展显现出几种不同的走势(以广义民粹政党为基础):西班牙、德国、瑞典、意大利和芬兰等国的民粹主义势力与欧洲整体状态一致,总体上是不断攀升的;波兰等国的走势较为波折,但近年来持续上升;与总体趋势相反,较早开始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的有英国、挪威等国,而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民粹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也不佳;最为特殊的是冰岛,国内民粹政党的势力仅在2009年前后昙花一现。而广义与狭义的对比也表明除法国、波兰、瑞典和芬兰以外,其他各个国家的民粹政党势力有被高估的可能。

根据表3的比较发现,指标采用狭义与广义上的测量方法,不会影响对欧洲民粹主义整体发展趋势的判断。换言之,不同的指标对欧洲整体的发展变化测量仍然具有一致性。但在某些国家,广义和狭义的测量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在民粹主义发展趋势和民粹主义发展程度方面都呈现出差异,广义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民粹主义在欧洲各国内部的发展形势。具体从各项指标来看,与政党选举结果(考察27个国家)和政党支持度(仅考察共有的19个国家)相比,这种差异在政党数量这一指标上体现较小;通过共同观测的19个国家来对比政党选举结果和政党支持度两项指标,这种广义与狭义之间的指标一致性差异程度基本相同。换言之,面对民粹主义的不同定义,通过考察民粹政党的数量来评估民粹主义发展状况,其测量结果虽然效度不高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表 3 不同指标在广义与狭义测量中的一致性

指标	欧洲总体趋势	国别趋势	国别程度
民粹政党数量	一致	一致的国家:芬兰、法国、希腊、瑞典、荷兰、丹麦、西班牙、匈牙利、爱尔兰、冰岛、卢森堡、拉脱维亚、挪威、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不一致国家: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瑞士、捷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立陶宛	高估: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瑞士、捷克、希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卢森堡、冰岛、保加利亚、爱尔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
民粹政党选举结果	一致	一致的国家:瑞典、希腊、意大利、匈牙利、芬兰、法国、波兰、荷兰、比利时 不一致国家:英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士、捷克、丹麦、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卢森堡、保加利亚、爱尔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冰岛	高估: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士、捷克、丹麦、希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卢森堡、冰岛、保加利亚、爱尔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
民粹政党支持度(仅考察19个大国)	一致	一致的国家:瑞典、意大利、法国、芬兰、匈牙利、荷兰、波兰、比利时、希腊 不一致国家:英国、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士、捷克、丹麦、克罗地亚、斯洛伐克	高估:英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士、捷克、丹麦、希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匈牙利

注:表由作者自制。

五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欧洲 21 世纪以来民粹主义的发展为例,讨论民粹主义的测量方法,通过对民粹主义政党做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别,采用民粹主义政党数量、选举结果与民众支持度作为指标进行了测量和结果分析。

从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看,2000-2019 年,欧洲民粹主义势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2006 年前后和 2010 年前后分别进入过一段高速增长时期,并在 2016 年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在近两年普遍开始有下降趋势。如果将民粹政党选举结果及支持度作为指标,两者呈现出的 2000-2019 年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包括走势、增长率和极值等方面都基本一致。在本世纪初,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也带来了由外来移民不断引发的恶性案件,例如 2004 年马德里“3·11”列车爆炸案,荷兰特奥·梵高刺杀案,以及 2005 年伦敦“7·7”爆炸案,还有法国巴黎郊区的骚乱等等。这些事件都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土壤。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也进一步导致了欧洲民粹主义的盛行。此外,本研究通过广义和狭义定义的区别得出了欧洲民粹政党发展的上限与下限,而通过与既有数据库之间的对比可知,研究者们对民粹政党定义的共识度并不高,不少数据库对欧洲民粹政党状态的估计处于本研究提出的上限与下限之间,很可能普遍高估了民粹主义的发展状态。

本研究还发现,现有的基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测量方法存在缺陷。首先,对“何为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一致的结论,甚至存在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不同的定义方式,会显著影响对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程度的判断。以欧洲民粹主义政党为例,在现有研究中,不同学者通过专家打分和文本分析等不同的方法得出了并不统一的欧洲民粹政党清单,导致后面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分析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其次,对民粹主义的政党测量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政党的纲领、政治领袖的发言往往是不断变化的。非民粹主义的政党很可能会随着民众情绪的发展,逐步增强其“民粹”的色彩,从而转变为民粹的政党。更进一步而言,民粹主义包含了左翼民粹和右翼民粹两种不同的区分,然而采用民粹政党的方式往往难以实现这种区隔。此外,采用政党的方式进行测量往往忽略了更大范围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如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各种言行、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民粹主义言论,以及社会中各类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等。

再次,采用民粹主义政党作为测量的途径,选取不同的测量指标,例如主观或客观

的指标,得到的测量结果也不尽相同。采用各个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结果这一客观指标,虽然有简单和直接的优点,但却受到各个国家不同选举制度以及各政党不同的选举策略的影响,存在跨国可比性的难题;而如果采用主观的态度指标,一方面受制于问卷的设计,另一方面个人的主观态度会受到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的指标各有利弊,并且采用不同指标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导致对民粹主义发展的趋势和程度形成不同的判断。根据我们的比对结果,不同的测量方式只能在整个欧洲民粹主义发展趋势这一问题上得到相对一致的测量结果,而在其他问题得到的结果都不一致。进行广义与狭义测量之间的比较时,各指标都表明民粹主义在欧洲各国内部的发展形势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高估了,且两者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情况在不同的指标下基本一致,其中政党数量维度下的两者更多呈现出一致性。这说明面对民粹主义的不同定义,通过考察民粹政党的数量来评估民粹主义发展状况,虽然不够准确但会相对稳定。

最后,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曾指出:“由于民粹主义是一个极富多样性和歧义性的概念,任何对它的研究都应致力于减少这种多样性和歧义性对我们理解的妨碍”。^①对民粹主义的测量只是进行民粹主义研究的第一步。如何解释世界政治发展中民粹主义的兴衰?哪些宏观及微观的因素影响了民粹主义的发展?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才能回答。

(作者简介:韩冬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渝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海洋)

附录: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列表

国家	政党名称	意识形态	年份
奥地利	奥地利自由党(FPÖ)	右翼	1955-2019
	奥地利未来联盟,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Austria(BZÖ)	右翼	2005-2019
	奥地利斯特罗纳克团队, Team Stronach (FRANK)	右翼	2012-2017
比利时	弗拉芒利益党, Vlaams Blok (2004年后为 VlaamsBelang)	右翼	1978-2019
	国家前进党, FRONT NATIONAL	右翼	1985-2012

^① Margaret Canovan, "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30, Issue 4, 1982;转引自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自由意志主义者、直接、民主, List Dedecker(2011年后为 Libertain, Direct, Democratich, LDD)	右翼	2007-2019
	新比利时前进党, New Belgian Front(FnB)	右翼	1996-2019
	人民党, People's Party(PP)	右翼	2009-2019
保加利亚	稳定与进步国家运动, NDSV	右翼	2001-2019
	“攻击”民族联盟, Coalition Ataka	右翼	2005-2019
	秩序、法律与正义党, Law, Order and Justice(Red, Zakonnost, Spravedlivost)	右翼	2005-2009
	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 Citizens for European Development of Bulgaria(GERB)	右翼	2006-2019
	保加利亚国家运动, VMRO-Bulgarian National Movement(VMRO-BND)	右翼	1991/1999-2019
	拯救保加利亚民族阵线, National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Bulgaria(NFSB)	右翼	2011-2019
瑞士	瑞士人民党, Swiss People's Party	右翼	20世纪90年代转型-2019
	瑞士民主党, Swiss Democrats	右翼	1961-2019
	提契诺联盟, League of Ticinesians	右翼	1991-2019
	日内瓦公民运动, Geneva Citizens' Movement	右翼	2005-2019
	瑞士自由党, Freedom Party of Switzerland	右翼	1984-2019
捷克	ANO2011 运动	右翼	2012-2019
	公共事务党, Public Affairs(VeciVerejne, VV)	右翼	2001-2015
	黎明-国家联盟, Usvit	右翼	2013-2018.3.20
德国	左翼党, Die Linke(The Left)	左翼	2007-2019
	国家民主党,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NPD)	右翼	1964-2019
	选择党, 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	右翼	2013-2019
	共和党, Republicans	右翼	1983-2019
丹麦	丹麦人民党, Dansk Folkeparti	右翼	1995-2019
西班牙	“我们能”党, Podemos	左翼	2014-2019

	呼声党, Vox	右翼	2013-2019
芬兰	芬兰人党, True Finns	右翼	1995-2019
法国	国民阵线, FN Front National	右翼	1972-2019
	法国运动, Movement for France (MPF)	右翼	1994-2019
英国	英国国家党, British National Party	右翼	1982-2019
	英国独立党, UK Independence Party	右翼	1993-2019
	国民阵线, National Front (NF)	右翼	1967-2019
希腊	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左翼	2004/2012 - 2019
	独立希腊人, ANEL	右翼	2012-2019
	人民协会-金色黎明, XA Golden Dawn	右翼	1980/1993 (正式成立) -2019
	人民东正教阵线, Popular Orthodox Rally (LAOS)	右翼	2000-2019
	新民主党, New Democracy (ND)	右翼	1974-2019
克罗地亚	克罗地亚安特·斯塔切维奇博士权利党, HSP-AS	右翼	2009-2019
	克罗地亚农民党, Croatian Peasants Party (HSS)	右翼	1989-2019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与巴拉尼亚民主联盟, Croatian Democratic Alliance of Slavonia and Baranja (HDSSB)	右翼	2006-2019
	克罗地亚权利党, Croatian Party of Rights (HSP)	右翼	1990-2019
	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 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 (HDZ)	右翼	1989-2019
匈牙利	匈牙利民主论坛, 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	右翼	1987-2011
	正义与生活党, Justice and Life Party (MIEP)	右翼	1993-2019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	右翼	2003-2019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 FIDESZ-MPSZ	右翼	1994 (转向保守)-2019
爱尔兰	新芬党, Sinn Fein	左翼	1905/1970 - 2019
冰岛	公民运动, Citizen's Movement (BF)	左翼	2009-2012
意大利	意大利力量党, Forza Italia	右翼	1994-2009, 2013-2019

	北方联盟, <i>Lega Nord</i>	右翼	2013 (民粹政党转型) -2019
	五星运动, <i>Movimento Cinque Stelle</i>	右翼	2009-2019
	意大利自由人民党 II, <i>Popolo della Libertà (PdL)</i>	右翼	2007-2013
	意大利兄弟党, <i>Brothers of Italy (FdI)</i>	右翼	2012-2019
立陶宛	劳动党, <i>Labour Party (DP)</i>	左翼	2003-2019
	秩序与正义党, <i>Order and Justice (TT)</i>	右翼	2002-2019
	勇气之路, <i>The Way of Courage (DK)</i>	右翼	2012-2019
卢森堡	选择民主改革党, <i>Alternative Democratic Reform Party</i>	右翼	1987-2019
拉脱维亚	为了祖国与自由/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 <i>For Fatherland and Freedom/LNNK</i>	右翼	1997-2011
	一切为了拉脱维亚, <i>All for Latvia</i>	右翼	2006-2011
	民族联盟, <i>National Alliance (NA)</i>	右翼	2011-2019
荷兰	宜居荷兰党, <i>Liveable Netherlands (LN)</i>	右翼	1999-2007
	自由党, <i>Greet Wilder's Freedom Party (PVV)</i>	右翼	2006-2019
	改革政治党, <i>Political Reformed Party (SGP)</i>	右翼	1918-2019
	社会党, <i>Socialist Party (SP)</i>	左翼	1971-2019
挪威	进步党, <i>Progress Party (FrP)</i>	右翼	1973/90 年代-2019
	民主党, <i>Democrats</i>	右翼	2002-2019
波兰	波兰共和国自卫党, <i>Samoobrona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i>	右翼	1992-2019
	法律与公正党, <i>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i>	右翼	2001-2019
	联合波兰党, <i>United Poland (SP)</i>	右翼	2012-2019
	新右派大会, <i>Congress of the New Right (KNP)</i>	右翼	2011-2019
	“库奇兹”运动, <i>Kukiz'15</i>	右翼	2015-2019
罗马尼亚	大罗马尼亚党, <i>Greater Romania Party (PRM)</i>	右翼	1991-2019
	人民党, <i>People's Party (PP-DD)</i>	左翼	2011-2015
瑞典	瑞典民主党, <i>Sweden Democrats (SD)</i>	右翼	1988-2019
	新民主党, <i>New Democracy</i>	右翼	1991 - 2000. 2.25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民族党, Slovene National Party(SNS)	右翼	1991-2019
	斯洛文尼亚民主党, Slovenian Democratic Party(SDS)	右翼	2000年 左右(彻底民 粹转向) - 2019
斯洛伐克	争取民主运动, 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 Slovakia (HZDS)	右翼	1991-2014
	方向党-社会民主党, Direction-Social Democracy(SMER-SD)	左翼	1999-2019
	基督教民主运动, Christian Democratic Movement(KDH)	右翼	1990-2019
	斯洛伐克民族党, Slovak National Party(SNS)	右翼	1989-2019
	普通人与独立人格党, Ordinary People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OLaNO)	右翼	2011-2019

资料来源: Dani Rodrik, "Popu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No.1, 2018, pp.12-33; Luigi Guiso, Helios Herrera, Massimo Morell and Tommaso Sonno, "Demand and Supply of Populism," *EIEF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1703, Einaudi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Finance (EIEF), 2017, p.7;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arvard Kennedy School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RWP16-026, 2016。

注:加粗斜体字为狭义民粹主义政党。